

人大国发院系列报告

专题研究报告

2014年2月 总期第19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列报告 WEP201405)

安倍再执政后的对外战略与中日关系

王星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人大国发院简介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国发院）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独立的校级核心智库。国发院以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学科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以新型研究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和公共交流平台为载体，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以达到“服务政府决策、引领社会思潮、营造跨学科研究氛围”的目标。

国发院通过学术委员会和院务会分别对重大学术和行政事务进行决策。目前由陈雨露教授担任院长，刘元春教授担任执行院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紧邻新图书馆）

电话：010-62515049

网站：<http://NADS.ruc.edu.cn>

Email: nads_ruc@126.com, nads@ruc.edu.cn

摘要

安倍再执政后,其外交安全战略的基本理念是为重新成为超级军事大国并建立“后战后”国家体制,而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在外交战略方面,以提升日美同盟为基轴,在迎合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重视亚洲具有同等“价值观”国家间的关系,实践“积极的和平主义”。其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不仅给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也成为中日关系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安倍外交战略 中日关系

自 2012 年 12 月 26 日安倍晋三当选日本第 96 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来，在日本国内推行以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对外以“积极和平主义”的名义践行政治、军事大国道路。安倍晋三内阁的内外政策与其政治理念和战略构想具有紧密联系，使自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来濒临危局的中日关系愈发难以修正，中日关系危局的长期性特征明显。

一、安倍晋三的政治理念

冷战后日本政界的主流政治思潮主要表现为新大国主义思潮和新民族主义思潮，经历了冷战后 20 余年的发展与实践，“始终在为日本大国化寻求社会各阶层在思想上的认同、观念上的统一和价值取向上的趋同，不折不扣地成为日本大国化发展的精神动力。”¹特别是这些政治思潮已经成为目前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群体的政治主张的理念基础，在当前日本政界占据稳定的地位，具有基本趋同的战略目标和政治主张。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沿袭了冷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的发展路径，并成为代表性人物。安倍晋三的核心政治理念表现为“构建‘后战后’国家体制，为此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调整国内政策与外交安全战略，重建军事力量及相关国家体制”。²

安倍晋三自 2012 年 12 月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之后，其领导的自民党不但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了 294 个席位（与执政联盟公民党合计

¹ 王星宇著：《冷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1 页。

² 李秀石著：《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 页。

325 个席位), 而且在 2013 年 7 月参议院的改选中获得了 115 个席位 (与执政联盟公民党合计 135 席位), 结束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扭曲国会”³现象, 即在日本众、参两院执政党控制半数以上席位, 这种重现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现实, 令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主导的相关政策、法案等在国会顺利通过, 成为安倍晋三实现自身政治理念的重要制度保障。

安倍晋三的核心政治理念主要通过他的两本著作《致美丽的国家》、《致新国家》和他在日本国会及出访过程中发表的演说表现出来。安倍晋三在 2006 年 9 月第一次执政期间就做了明确的表述: 日本要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机遇和优雅, 注重自律精神, 向全世界开放的“美丽的国家”。⁴安倍认为, “美丽的国家”其内涵为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 是注重文化、传统、自然和历史的国家; 其二, 是以自由社会为根本的, 讲究规律、凛然自立的国家; 其三, 是具有面向未来具有成长动力的国家; 其四, 是值得世界信赖、尊敬和爱戴, 具有领导力的国家。”⁴此后安倍进一步认为, 日本成为“新国家”的基本理念是: “终结战后体制, ……自民党的建党理念就是自主制定宪法”。⁵安倍再次组阁出任首相后, 于 2013 年 1 月的第 183 届国会所信表明演说

³ 所谓“扭曲国会”是指在日本国宪法规定的国会中, 执政党在众议院取得过半数的席位, 但在参议院却未能获得半数以上席位的现象。日本实施的议会内阁制体制下, 众议院在日本首相产生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一般由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指定产生。而“扭曲国会”是指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未能达到半数以上席位的状态。“扭曲国会”状态下, 执政党的政策或法案不能得到在参议院过半数的在野党的支持而出现不能成立或实施的现象。2007 年 7 月第 21 届参议院议员通常选举结果出现之后, 成为普遍适用于形容日本国会状态的政治词汇。作者注。

⁴ 【日】安倍晋三: “在第 165 届国会上的安倍首相的施政演说”。参见 <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9syosin.html>。

⁵ 【日】安倍晋三: “致新国家: 政权构想”, 刊载于【日】《文艺春秋》, 2013 年第一期, 第 124~133 页。

中认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不是只关注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开展战略性外交。”⁶2013年10月，他进一步将日本的对外政策理念总结为“积极和平主义”，即“为了将来继续捍卫和平，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不要仅仅空喊国际合作的‘口号’，而要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积极成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国家。”⁶安倍认为“积极和平主义”才是日本应当树立的一面21世纪的旗帜。⁶

由此，可以将安倍晋三的核心政治理念概括为：摆脱战后体制，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调整国内政策与外交安保战略，增强军事实力，构建“后战后”的国家体制。这与此前自民党执政时期的核心理念有所不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安倍晋三的政治理念更为激进，也更具有可操作性，落实主张的实践力度也同步增强；从政策实施的角度而言，安倍晋三通过全力推动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所需的法律建设和社会舆论入手，实现政治军事大国之实；从政策依托层面而言，安倍主要依靠自民党内鹰派人物，通过参与制定自民党政策和战略的主力形成政治联盟，强力推行其政策理念。

二、安倍再执政后对外战略构想

对外战略是主权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外交

⁶ 【日】安倍晋三：“在第183届国会上的安倍首相的所信表明演说”。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活动反应对外战略的基本诉求和目标。安倍晋三再执政后的外交活动是观察日本对外战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安倍再执政后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是紧紧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持续提升日美同盟

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自日美同盟建立以来，日美同盟的发展状况成为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与否的“晴雨表”。自安倍晋三再执政以来，日本以日美同盟为依托，进一步加强追随和依附美国的态势日益明显。安倍首相 2013 年 2 月访美期间，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题为“日本归来”的演讲，安倍认为：“为使日美两国能够在地区及世界上带来更高层次的法治，更多的民主主义及安全，并进一步减少贫困，日本必须坚持日美同盟作为纽带。……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而日本在亚洲是经验最丰富且最大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也同样是海洋国家，两国是一组自然组合。至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友好同盟，我相信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如此。……无论对地区还是世界，都成为比以往更值得信赖的伙伴国。”⁷安倍晋三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也明确表示：“我将重建受损的日本外交，明确日本在世界上坚定不移的立场。而日美同盟就是其基轴。……日美安保体制可以说是有威慑力的重要公共财产。为了强化此力量，我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⁸近日，日本召开

⁷ 【日】安倍晋三：“日本归来”，安倍晋三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政策演说。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⁸ 【日】安倍晋三：“在第 183 届国会上的安倍首相的施政演说”。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8siseuhousin.html。

内阁会议，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份有关安保政策的重要文件，也是日本加强日美同盟和日美安全合作的新举措。

安倍晋三再执政后如此注重提升日美同盟，其主要目的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对内主要是希望借助日美同盟，突破战后日本宪法的束缚，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梦想。在安倍强化日美同盟的举措中，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通过重新强化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拓展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为强化日美同盟的整体抑制力，采取措施强化日本自身的抑制和处理能力，有必要研究提升对弹道导弹发射手段等的应对能力，并采取必要的举措”。⁹进而起到绕过战后日本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目的。对外方面，安倍希望借助日美同盟重新确立日本在亚太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安倍晋三强调“以紧密的日美同盟为基轴，加深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各国等亚洲海洋诸国的合作。……我国将担负起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⁸

实践“积极的和平主义”

安倍晋三自 2012 年 12 月出任日本首相之后，向后出访了 20 多个国家，与世界各国政要举行 110 人次以上的首脑会谈。安倍晋三认为“积极的和平主义”是 21 世纪日本外交的旗帜，“战略性外交”、

⁹ 【日】“平成 26 年之后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第 18 页。参见：<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积极型外交”是日本的外交基本原则。⁸“不要仅仅空喊国际合作的口号，而要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积极成为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国家。”¹⁰安倍晋三以向亚洲回归、为亚洲的紧密团结做出积极贡献为由来逐步恢复日本在亚太区域的主导作用。其基本方针是“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开展战略性外交。”¹¹2013年初，安倍晋三访问东南亚各国时提出了“对东盟外交的五项原则”，着重于强调日本与东盟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成为日本重视加强同东盟的联系，与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区域实现积极和平主义的重要标志。2013年9月，安倍晋三在访问联合国总部期间发表的获得赫尔曼·卡恩奖的演讲中，完整的将“积极的和平主义”表示为“日本这一国家，在由美国担负主要作用的地域性，以及全球性安全保障的框架之中，决不能成为决定整个锁链强度的一项薄弱环节。……日本将成为一个对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更胜以往的积极贡献之国。……要将我所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积极和平主义之国。”¹²尽管安倍努力避免直接让“积极的和平主义”与“集体自卫权”相联系，但是“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指导下，实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的实际步骤是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是企图以和平的

¹⁰ 【日】安倍晋三：“在185届国会上安倍首相的施政演说”。参见：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1015shoshin.html。

¹¹ 【日】安倍晋三：“在第183届国会上安倍首相的所信表明演说”。参见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¹² 【日】安倍晋三：“安倍首相在2013年赫尔曼·卡恩奖获奖演讲”，参见：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925hudsonspeech.html。

名义把军事力量摆到面上来”，¹³增强军事实力，逐步使日本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

构筑国家安全保障新体系和多层次安保框架

安倍晋三内阁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出台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配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创设，将取代 1957 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国防基本方针》。日本政府将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基础，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为依托，强化首相在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中的领导权，从战略和体系方面进一步实施安全保障政策。安倍晋三主张“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增强首相官邸的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指挥部功能。与此同时，从长远角度认清我国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确保日本的安全。”¹⁴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日本首相、官房长官、外相、防相组成，负责制定危机管理及外交安全政策基本方针，特别突出了首相在外交、安保政策中的决策作用。“国家安全保障局”也随之成立，负责外交、防务和反恐等方面的情报分析并策划起草有关方案，由安倍晋三的亲信谷内正太郎任局长，其主要职责在于，将相关省厅收集的信息进行一体化分析、应对和处理。

与外交、安保新体系同时推进的是安倍晋三一直强调的建立日、

¹³ 【日】“安倍宣传积极和平主义，在野党将展开质询”，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在国会质询安倍晋三时的发言，参见：<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10/62005.html>。

¹⁴ 【日】安倍晋三：“在 185 届国会上安倍首相的施政演说”。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1015shoshin.html。

美、印、澳战略对话机制和安全合作框架。安倍晋三认为“如果能够举行日美澳印四国的首脑或外长级别的会晤，特别是从战略的角度，协调如何为与亚洲以及其他国家共有的普世价值观做贡献而进行合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日本有必要为此发挥领导作用”。¹⁵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表示：“要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¹⁶将“日、美、澳、印发展成为菱形保障框架”。¹⁷安倍晋三通过推进日澳、日美澳、日印和日美澳印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框架，实现日本安全战略的多元化。在日美同盟和日美“2+2”机制框架下，推进日澳“2+2”机制、日印“2+2”机制的发展，并于2013年11月展开了日俄间的“2+2”会谈机制。安倍晋三在加强海洋国家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安全合作框架的同时，调整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的安全磋商机制，初步构建起了多层次的安全保障框架。

三、安倍再执政后的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

安倍晋三再执政以来，全力围绕着“持续提升日美同盟”为核心，采取多边“积极的和平主义”为举措来实践其外交政策。在日美关系方面，从开始更“妥善”处理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卡罗琳·肯尼迪为驻日大使，基本修复民主党执政后不协调的

¹⁵ 【日】安倍晋三著：《致美丽的国家》，文艺春秋出版发行 2006 年版，第 160 页。

¹⁶ “首相：以日美为基轴的价值观外交，重视亚洲协调合作”，2012 年 12 月 29 日的《读卖新闻》。

¹⁷ 【日】安倍晋三：“从‘致美丽的国家’到‘致新国家’”，《文艺春秋》，2012 年 12 月 10 日。

日美关系，给外界以成熟的日美关系的印象。关于安全保障政策，在秋季的临时国会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依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创建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修订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同时构筑了日美等盟国之间共同享有的安全保障情报体系；在推进“积极的和平主义”方面，安倍再执政的一年间，访问了东盟 10 国、中东、北非以及土耳其、俄罗斯等 25 个国家，全力构筑与具有相同普世价值国家间的多边战略外交。

安倍再执政后日本加紧转向超级军事大国

日本近期相继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这些有关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充分体现出日本加快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的设想。

《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了构筑“综合机动防卫能力”¹⁸，陆海空自卫队将展开合作，重视陆海空自卫队一体运用的状态，扩充具有机动性能的装备和组织，通过扩充水陆两栖部队等措施强化岛屿防卫能力。日本的防卫费用由 2013 年的 47,538 亿日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48,848 亿日元，增长幅度为 2.8%，¹⁹防卫费用增幅超出此前很多年（见图 1 所示），增幅之快前所未有。按照《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未来 5 年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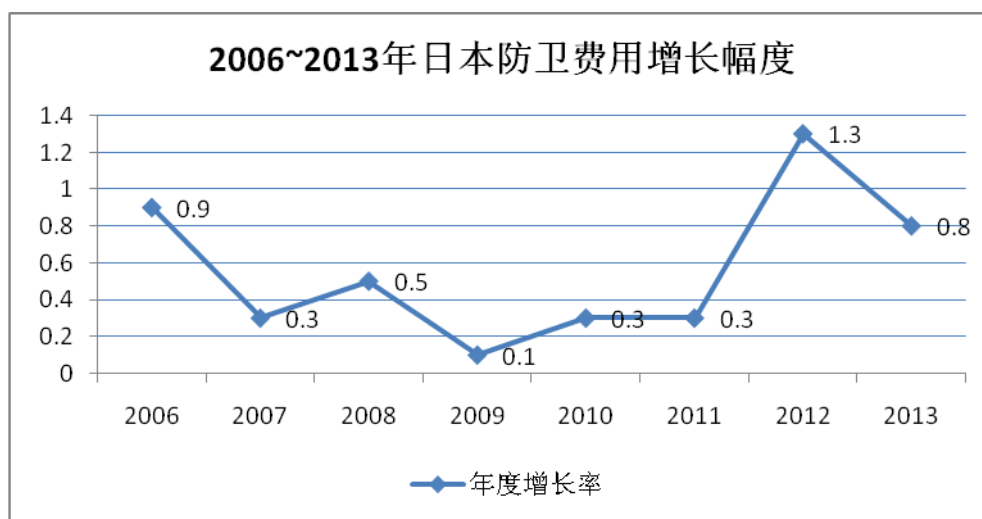
¹⁸ 【日】《平成 26 年防卫计划大纲》，第 6 页。参见日本防卫省主页：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¹⁹ 【日】《平成 26 年预算概要》，第 42 页。参见日本防卫省主页：<http://www.mod.go.jp/j/yosan/2014/yosan.pdf>。

防卫费用的预算总额为 246,700 亿日元。²⁰主要用于日本周边海空区域的安全,应对岛屿出现的攻击,应对弹道导弹的攻击,应对外空攻击、应对网络空间攻击和大规模的灾难以及强化情报功能。²¹同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武器出口和武器技术转让的设想²²。由此,安倍晋三此次的安保防卫政策的调整是以加强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军事防务能力,更积极地介入国际或地区安全事务,集中力量应对来自于周边的“威胁”为基本目标。安倍晋三不断推出如此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外交、安保政策,导致日本周边曾被侵略的国家的担心和忧虑增加,中日关系和日韩关系更加恶化,进一步加剧亚太紧张局势。

图 1:2006 年~2013 年日本防卫费用增幅变化²³(单位:亿日元 %)



²⁰ 【日】《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第 22 页。参见日本防卫省主页：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chuki_seibi26-30.pdf。

²¹ 【日】《平成 26 年预算概要》，第 2 页。参见日本防卫省主页：<http://www.mod.go.jp/j/yosan/2014/yosan.pdf>。

²² 【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 16 页。参见：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有关《武器出口三原则》，参见：【日】日本防卫省编：《平成 25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第 329 页。日本佐藤荣作内阁时期制定了《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武器；禁止向安理会决议禁止的国家出口武器；禁止向战争当事国出口武器。

²³ 【日】日本防卫省编：《平成 25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第 327 页。笔者根据 2013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有关防卫费用增长率数据自行绘制图表。

安倍再执政后实施以日美同盟为基础、重视建构亚洲价值观联盟

安倍晋三再执政后随即明确表示“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方面，彻底重建是当务之急。首先必须进一步强化其基轴——日美同盟，恢复日美之间的纽带”，²⁴“日美安保体制可以说是具有威慑力的重要公共财产”，²⁵“为使日美两国能够在地区及世界上带来更高层次的法治，更多的民主主义及安全，并进一步减少贫困，日本必须保持并加强日美之间的纽带”，²⁶“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价值观的各国加强合作”。²⁷随后在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积极探索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位置，积极寻求解决驻日美军的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并在2013年内基本实现搬迁选址工作。同时在美国最为关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的问题上做出妥协，致力于2013年内就TPP谈判达成基本一致。安倍晋三内阁在TPP谈判问题上持积极态度的原因表现在内、外两个维度上，内向维度是把参加TPP作为单纯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参加TPP对日本经济恢复景气产生刺激作用，并有助于提升其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利地位；外向维度是作为增强日本国际作用，增强军备应对“中国威胁”的层面。美国参加TPP的目的是通过参与进东亚或亚洲这个世

²⁴ 【日】安倍晋三：“在第183届国会上的安倍首相的所信表明演说”。参见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²⁵ 【日】安倍晋三：“在第183届国会上的安倍首相的施政演说”。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228siseuhousin.html。

²⁶ 【日】安倍晋三：“日本归来”，安倍晋三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政策演说。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²⁷ 【日】安倍晋三：“在185届国会上安倍首相的施政演说”。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1015shoshin.html。

界经济的增长中心来恢复国内经济。同时也是与美国东亚“再平衡战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美国“回归亚洲”战略的重要支柱。安倍晋三希望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尽最大可能在阻止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方面起作用，既能增强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又能增加美国对日本强化安全防卫政策、行使集体自卫权方面的支持力度。2013 年 12 月，安倍晋三不顾来自国内的各种压力全力推动日本参议院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该法案的通过不但为日美两国分享更为机密的情报提供更多便利，而且该法案在迎合美国政策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规定在国家机密的界定上以行政命令为依据而不是法律，对于泄密的惩罚力度也是基本参照美国的标准制定的。这都充分体现了安倍晋三努力实现全方位强化日美同盟的利益诉求。

安倍晋三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积极展开战略性亚洲多边外交行动。试图在亚太以及大陆核心国家间构筑一个多维度体系，即东北亚体系、东南亚澳新体系和“印太”两洋体系。在东北亚借助同盟和准同盟关系构筑日、韩、美的紧密关系，强调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盟和日、美、澳同盟体系间搭建利益链，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突出自身在区域内的主导作用；以印度为支柱形成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战略联动体系，推进日、美、印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印度洋、太平洋两大洋区域内构建共同价值与安全同盟体系。安倍构筑多层次战略性亚洲外交的主要方式有三种：其一，强调共同的价值观。2013 年 1 月安

安倍晋三访问了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尼发表的“对东盟外交的五项原则”中明确将“共同的价值观”作为推进日本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基本理念；其二，采用金元外交。在缅甸、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利用 ODA 经济援助或低息政府贷款来拉拢各国进入与日本“共有价值观”国家；其三，利用共同的安全威胁提升共同战略利益。主要借口是领土争议问题和能源通道安全、自由航行安全等。一方面推进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的安全对话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低息政府贷款帮助菲律宾、越南等国增强海上军事力量以提升战略合作关系。此外，安倍晋三内阁对亚太区域主要国家的外交访问也呈现立体交叉模式，即除了安倍晋三亲自访问之外，作为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和外相岸田文雄也对主要国家进行了访问。由此，安倍的亚洲多边外交布局基本成型，抑制中国战略空间，提升其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四、安倍再执政后的对外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安倍晋三再执政之后，呈现出的外交战略及其指导下外交、安保政策的核心——“积极的和平主义”是与“应对中国威胁”相伴而生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实质是以“应对中国威胁”来加强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军事防卫能力，以“应对中国威胁”更积极地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提升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和参与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由此，安倍再执政后的外交战略中涉及中国的政策核心内容表现在三个层面：宏观战略层面，整合亚太地区以增强“应对中国威胁”的能力来提升自身国际战略地位；政策规划层面，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全方位制约中国；策略举措层面，传统安全（钓鱼岛问题等）与价值理念（历史认识问题等）的双重对峙长期化。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以来最复杂的局面，也是目前中日关系现状的直接原因。按照现行的日本选举制度和目前的日本国会参、众两院的席位构成，安倍基本实现长期执政。同时，曾经作为日本自民党政治基础的派阀政治瓦解，自民党内的牵制力量和反对派势力影响较弱，即便是安倍晋三极力推崇的“安倍经济学”没有恢复日本经济也不会对安倍晋三执政形成实质性威胁，可以断定，今后的中日关系中是非漩涡增多，回旋空间锐减，将长期处于恶质化阶段，进而严重影响互信，双边关系中的理性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02>。